

# 周代助祭制度与《诗经》中的助祭乐歌

许继起

**内容提要** 两周时期建立了较完善的助祭制度，在君统及宗统祭祀体系中，君王、诸王、宗子承担主祭者的角色，其他与祭人员由助祭者和执事者组成。本文主要分析了君统祭祀体系中，对助祭人员的选拔、服饰、贡职及行礼位次等礼仪规定，初步探讨了乡射礼前所行乡饮酒礼、大射前所行燕礼以及大射择士助祭礼仪用乐中的《诗经》作品。重点考察了《诗经》中的助祭乐歌，以及此类乐歌所表现的助祭内容，认为两周时期的助祭制度不仅推动了周代射礼礼仪文化的发展，完善了择士选官的政治体制，同时丰富了上古乐歌的题材形式和创作内容。

**关键词** 《诗经》 助祭 君统 宗统

周代建立了严格的祭祀制度，上至周王，下至诸侯、卿、大夫、士阶层，对祭祀对象、行礼位次、所用牲牢、行祭用乐、车马服饰等方面都作了较明确的规定。周代的祭祀人员由主祭者、助祭者、执事者组成。主祭者的身份和角色在行祭时最为重要，助祭者参与祭祀行礼，执事人员负责祭祀前后的筹备、迎送宾客等相关事宜。在国家郊祀及周王宗庙祭祀中，周王为主祭者，诸侯、卿、大夫、士人、同姓宗族为助祭者。周王举行宗庙祭祀时，帝王后妃、夫人、九嫔、世妇，以及诸侯夫人、大夫孺人、士妇人、公侯世妇等亦参与助祭<sup>①</sup>。在诸侯宗庙祭祀中，其主祭者为诸侯，助祭者为大夫、士、同姓宗族，以及诸侯夫人、大夫孺人、士妻等。在大夫及以下的宗庙祭祀中，宗子为主祭者，其他族人、族妇为助祭者。助祭之制起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sup>②</sup>。从三《礼》及《诗经》等文献记载可知，两周时代对助祭人员的选拔、服饰、贡职，以及助祭行礼位次，都有较明确的规定，说明在周代已经建立了较完整的助祭制度。反映在文学创作上，现存《诗经》文本中，有些作品也描述了两周时期的助祭活动，有些作品则可以看作是在助祭文化背景下创作产生的。关于两周的助祭制度及《诗经》中相关的助祭乐歌，研究者几乎无人提及。今尝试从制度史的角度讨论两周助祭制度的体制特征及制度规定，对《诗经》中助祭乐歌进行详细分析。

在周王、诸侯为主祭的君统体制的祭祀系统中，君王、诸侯之世子世袭王位并为主祭。周改商代

① 《周礼·天官冢宰·内司服》贾公彦疏云：“王之祭服有六，后祭服唯有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不与，故三服而已。必知外神后夫、人不与者，案《内宰》云：‘祭祀裸献则赞。’天地无裸，言裸唯宗庙。又《内宗》、《外宗》佐后，皆云宗庙，不云外神，故知后于外神不与。是以《白虎通》云：‘《周官》祭天，后、夫人不与者，以其妇人无外事。’”由此可知，依周制，后妃、夫人等不参与助祭郊祀天地、社稷等外神之祭，但是参与宗庙助祭。

② 关于助祭起于何时，文献无考。据《尚书》，大禹祭祀舜庙时，虞舜后裔丹曾来助祭。《虞书·益稷》云：“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孔传》云：“此舜庙堂之乐，民悦其化，神歆其祀，礼备乐和，故以祖考来至明之。丹朱为王者后，故称宾，言与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

制度最大者,是改革商代王位兄弟相及之制为传子之制。周代传子之制,即为嫡长子继承制。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周人即立嫡长,则天位素定,其余嫡子、庶子,皆视其贵贱贤否,畴以国邑。”<sup>①</sup>周王及诸侯之世子均可世袭王位,大夫正嫡有贤者可以继承爵位<sup>②</sup>,这也意味着其主祭者也是由周王、诸侯王之嫡长子世袭。

周人嫡长子继承制,明确了嫡子、庶子的政治位置,在此背景下建立了严格的宗法制度。天子、诸侯建以君统,大夫建以宗统。天子、诸侯建以君统,虽不以宗名,但是实质上是将君统、宗统合二为一,也意味着是更强大的宗统制。在君统、宗统体系中,分别强调了君王世子、大夫宗子的政治权利,也保证了世子、宗子的主祭地位,其他诸侯、群臣、族亲及支庶兄弟等与祭人员均为助祭者。《殷周制度论》说:“故由尊之统言,则天子、诸侯绝宗,王子、公子无宗可也;由亲之统言之,则天子、诸侯之子,身为别子而其后世为大宗者,无不奉天子、诸侯以为最大之大宗,特以尊卑既殊,不敢加以宗名,而其实则仍在也……是故天子诸侯虽无大宗之名,而有大宗之实。”<sup>③</sup>君统体制中的绝宗制度,从政治上强烈地维护了君王世子的世袭权利,也确保了世子世袭主祭的政治地位。

大夫及以下设大宗、小宗之制。大宗、小宗的核心人物即为宗子,宗子为正嫡长子。宗子又分为大宗子、小宗子。宗子其他兄弟,称为支子或庶子。宗子具有主持祭祀、承袭爵号、荫受领地及继承财产家业的优先权利。在宗族祭祀体系中,建立了以宗子为核心的祭祀系统,即宗子是主祭者,其他支庶兄弟、族人、族妇均为助祭者。

诸侯世子世袭王位,诸侯世子其他别庶兄弟,为后世之祖。别庶兄弟之嫡长子,立为大宗,庶子立为小宗。《礼记·丧服小记》: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祫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祫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郑玄《注》:

诸侯之庶子,别为后世为始祖也。谓之别子者,公子不得祫先君。别子之世长子,为其族人为宗,所谓百世不迁之宗。别子庶子之长子,为其昆弟为宗也,谓之小宗者,以其将迁也。

孔颖达《正义》:

庶子、適子俱是人子,并宜供养,而適子烝尝,庶子独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故云“明其宗”也。

这段材料详细说明了周代宗法体系的建立,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周代宗法体系的基本形态。在这种严格的宗法体制背景下,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的规定,确立了大宗子世为主祭的地位,而其他同姓族人、族妇只能作为助祭者参与宗族祭祀。

大宗子在宗族祭祀中享有绝对主祭者的地位<sup>④</sup>,其支庶兄弟无论富贵、爵位均事宗子助祭。《礼记·内则》又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妇。虽贵富,不敢以贵富人宗子之家,虽众车徒,舍于外,以寡约入。子弟犹归器、衣服、裘衾、车马,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若富,则具二牲,献其贤者于宗子。夫妇皆齐而宗敬焉,终事而后敢私祭。”郑玄《注》云:“当助祭于宗子之家。”《正义》曰:“皆齐而宗敬焉者。大宗子将祭之时,小宗夫妇,皆齐戒以助祭于大宗,以加敬焉,谓敬事大宗之祭。”《王制》曰:“天子达于庶人,丧从死者,

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66页。

② 周代世子指周王正妃及诸侯正夫人的嫡长子。《白虎通·爵篇》:“所以名之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绝也。”《礼记·王制》:“诸侯世子世国,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

③ 《观堂集林》,第460—461页。

④ 小宗子在小宗宗族祭祀中是主祭者,其制如大宗之祭。

祭从生者，支子不祭。”遇宗子有故，支庶兄弟可以摄祭，周礼对庶子摄祭也作了规定。《礼记·曲礼下》又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郑玄《注》云：“不敢自专，谓宗子有故，支子当摄而祭者也。”

据三《礼》所载，周代从郊祀至宗庙祭祀均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国家祭祀，由周王举行并为主祭，如祭祀天、地、山、川、河、渚等，诸侯则祀社、稷及其域内山川。《礼记·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渚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周代等级不同，宗庙祭祀，也有不同的规格。具体来说天子宗庙祭祀，立七庙，即三昭、三穆、始祖。诸侯宗庙祭祀，立五庙，即二昭、二穆、太祖。大夫三庙，一昭、一穆、太祖。士一庙，庶民祭于寝。现将帝王、诸侯及以下大宗、小宗立庙情况列表如下：

帝王	七庙：三昭、三穆、始祖		世子 <sup>①</sup>	世君位后，立七庙：三昭、三穆、始祖
			嫡子	不祭祫，不得祖诸侯
			庶子	不祭祫，不得祖诸侯
诸侯	同姓	至六世始为五庙：二昭、二穆、太祖。不得祖天子	世子	世王位后，立祫（先君）庙，至五世始为五庙
			别子（为祖）	嫡长子为大宗，不祭祫，不得祖诸侯
			庶子	庶子为小宗，不祭祫，不得祖诸侯
	异姓	五庙：二昭、二穆、太祖。不得祖天子	世子	世王位后，立五庙：二昭、二穆、太祖
			别子（为祖）	嫡长子为大宗，不祭祫，不得祖诸侯
			庶子	庶子为小宗，不祭祫，不得祖诸侯
大夫		三庙：一昭、一穆、太祖	嫡长子	大宗，不世爵，祭祫
			庶子	小宗，不祭祫
士		一庙：祖祫共庙	嫡长子	大宗，不世爵，祭祫
			庶子	小宗，不祭祫
庶民		祭祫于寝	嫡长子	大宗，祭祫
			庶子	小宗，不祭祫

如果帝王、诸侯世子有故，由庶子继承王位，其立庙情况如世子。大夫及以下宗子有故，不能主祭，则庶子摄祭。上表中帝王世子其他支庶兄弟、诸侯、大夫、士，均有助祭君王的义务。大夫、士需助祭域内诸侯，同姓支庶子弟、族人，皆助祭宗子，小宗则助祭大宗。帝王后妃、世妇等，诸侯夫人与大宗、小宗之妇亦随事助祭。另外，君王、诸侯、大夫郊祀时，其不同等级的职官及族人亦随事助祭。

上至周王，下至众庶，对主祭者与助祭者的区分，强调了君统体制下周王、诸侯世子的至尊地位和主祭权利，突出了宗统体制下大宗子在宗族祭祀中的主祭位置。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的规定，既保证了宗族传承的纯正，又使因宗族繁衍而日益壮大的同族人群便于管理。在宗族祭祀活动中，强调宗子主祭，余为助祭，这体现了周人尊祖敬宗的观念，是宗法制度的核心精神之一<sup>②</sup>。

## 二

诸侯、百官、群后、夫人助祭君王郊祀宗庙礼时，对助祭人员的服饰、职贡以及行礼位次等均有许多制度性的规定。

依周制，对参与助祭君王人员的所服祭服有许多规定，如助祭时诸侯须服冕服，大夫服玄冕，士

① 帝王王后之长子为世子，世子同母兄弟及其他妃子子弟称嫡子，帝王夫人以下之子弟称庶子。

② 上自帝王，下迄庶民，宗法制的影响可谓巨大。浙江现存郑氏义门宗祠中，有一间房屋题匾额即题为“助祭祠”，此祠是存放记录历代助祭人员的名录、保存族人助祭所献贡物的帐簿之处。《江氏族谱》其“祠规”第一条云：“凡我族人当以大宗之后为主祭，余皆助祭，皆必衣冠整齐，以昭为恭敬，否则为褻渎。”

服弁服等。《周礼·春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郑玄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唐风·扬之水》云：“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正义》云：“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谓自祭耳。其助祭则士服爵弁之服，以丝为衣。则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礼记·王制》：“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次国之君，不过七命。小国之君，不过五命。”《正义》云：“凡此诸侯所着之服，皆为助祭于王，若助王祭天地及祭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之服。若其从王祭祀小祀，虽有应着上服，皆逐王所着之服，不得逾王也……有孤之国，其孤则緌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此皆谓助君祭服也。无孤之国，卿緌冕，大夫玄冕，以注《玉藻》云‘诸侯之臣，皆分为三等：其夫卿也，则服鞠衣；其夫大夫，则服褙衣；其夫士，则服祿衣’。以此言之，卿緌冕，大夫玄冕，士爵弁也，此服皆谓助祭君也。”由此可见，周代对诸王、大夫、卿士助祭时所服服饰规定得非常严格。

周王后妃、诸侯夫人、大夫妇人、士妻参与助祭，其所服服饰、所乘车驾亦有不同。《周礼·天官冢宰·内司服》云：“（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袿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褕衣、素纱。”贾公彦疏云：“王之祭服有六，后祭服唯有三翟（即狄也）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不与，故三服而已。”《仪礼·特牲馈食礼》云：“主妇缟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贾公彦疏云：“云‘凡妇人助祭者，同服也’者，《经》及《记》不见主妇及宗妇异服之文，故知同服。”《召南·采芣》：“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正义》云：“郑以《特牲礼》士妻缟衣，大夫妻言侈袂，对士而言，故侈缟衣之袂。以无明文，故《追师》之注更别立说，见士祭玄端，其妻缟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与士异，故为侈褕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为异者，以助祭申上服，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侈褕衣之袂。”《召南·何彼秣矣》孔颖达《正义》引崔灵恩注云：“二王之后、夫人各乘本国先王之上车，鲁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鲁夫人服袿衣，与王后同，故知车亦同也。其同姓异姓侯伯夫人皆乘厌翟，子男夫人乘翟车，所用助祭、飨宾、朝见各依差次。”

周王祭祀时，参与助祭的公、侯、伯、子、男需进献贡物以供祭祀所用。《孝经·孝治章》云：“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邢昺疏云：“云‘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欢心，则各以其职来助祭也’者，言明王能以孝道理于天下，则得诸侯之欢心，以事其先王也。各以其职来祭者，谓天下诸侯各以其所职贡来助天子之祭也。和者，《礼器》云：‘大飨其王事与！’注云：‘盛其饌与贡，谓袷祭先王。’又云：‘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笱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注云：‘此饌诸侯所献。’……又云：‘丹、漆、丝、纁、竹、箭，与众共财也。’注云：‘万民皆有此物，荆州贡丹，兖州贡漆、丝，豫州贡纁，扬州贡箬、簠。’又云：‘其余无常货，各以其国之所有，则致远物也。’注云：‘其余，谓九州之外夷服、镇服、蕃服之国。《周礼》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贄。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大传》云：‘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笱，骏奔走。’又《周颂》曰：‘骏奔走在庙。’此皆助祭者也。”由上可知，诸侯贡物以助祭，是其职责之一。

至助祭礼毕，周王分级赏赐贡物。《礼记·礼器》：“君子之于礼也，有直而行也……有撝而播也。”郑玄注云：“若祭者，贵贱皆有所得，不使虚也。”《正义》云：“谓君祭而群臣助祭得俎，而下至胞、翟，一切悉有所得，是芼上贵之分，以布遍于下也。”行祭礼毕，上至助祭诸侯、群臣，下至庖厨、工人、杂役均可以得到赏赐助祭的贡物。

诸侯夫人以下，也要缴纳茧税，以供作祭服之用。《礼记·月令》：“蚕事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长幼如一，以给郊庙之服。”郑玄注：“后妃献茧者，内命妇献茧于后妃。收茧税者，收于外命妇。外命妇虽就公桑蚕室而蚕，其夫亦当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税耳。贵贱长幼如一，国服同。”

另外,对助祭人员的行礼位次也有规定。如宗庙祭祀时,内亲、异姓均以爵排列位次。《礼记·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内朝,内亲也,虽有贵者以齿,明父子也。外朝以官,体异姓也。宗庙之中,以爵为位,崇德也。”《仪礼·有司彻》云:“(兄弟)辩受爵,其位在洗东,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荐胥设于其位。”贾公彦疏云:“云‘位不继于主人,而云洗东,卑不统于尊’者,案《特牲》主人卑,故兄弟助祭之位,得继主人于阼阶下南陈,又得辟大夫,不敢自尊也。此以大夫尊,故兄弟之位洗东,不继主人,卑不统于尊故也。”宋魏了翁《仪礼要义》卷四〇云:“《特牲》、《少牢》助祭之宾,主人皆拜送于西阶东面,故于东面不移,以其亦主人故位也。”可见,周人对主祭、助祭者祭祀时的行礼位次作了细致的区分。

由上可知,在周代社会君统、宗统祭祀体系中,明确区分主祭者、助祭者,严格规定了其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从助祭的角度看,对助祭人员的选拔、服饰、职责以及行礼位次等均有较明确的规定。由此说明,两周时期已建立了较完备的助祭制度。需要指出的是,对助祭人员的选拔是助祭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下面我们重点进行分析。

### 三

周王主祭国家郊祀以及周王宗庙祭祀,其助祭人员涉及的范围广泛,有诸侯、卿相、大夫、士人、同姓宗族,帝王后妃、夫人、九嫔、世妇、女御,诸侯妇人、士妻等。选拔助祭人员是助祭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助祭人员的选拔与周代的射礼密切相关。以下我们主要讨论君统体制下射礼中的择士助祭,并考察射礼礼仪用乐中的《诗经》作品。

周代举行射礼的目的之一是逐级选拔德行兼备的贤人士夫,上至诸侯,下到士人及普通民众,均在备选之列。依《仪礼》篇目,射礼分乡射礼和大射礼。乡射礼,是指由州间乡里的地方文人、士夫及普通民众共同参与的习射活动。大射礼,是指由帝王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共同参与的射礼活动。《仪礼·乡射礼》、《仪礼·大射礼》分别对这两种射礼礼仪作了详细的描述。

周代乡射主要为明长幼之序,尊德敬贤。大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择士选官,二是择士助祭。《礼记·射义》云:“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故曰‘射者,射为诸侯’也。”《射义》又说:“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不得与于祭者有让,削以地;得与于祭者有庆,益以地,进爵、绌地是也。”郑玄《注》云:“士,谓诸侯朝者、诸臣及所贡士也。”《正义》云:“‘士,谓诸侯朝者,诸臣及所贡士也’者,以其助祭,故知是此等之人。”《礼记·郊特牲》又云:“卜之日,王立于泽,亲听誓命,受教谏之义也。”《正义》云:“王卜已吉,又至泽宫射,以择贤者为助祭之人。”《射义》又云:“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

这种行射择士与祭的行为,即是择士助祭。诸侯、卿大夫、士通过参加射礼,如果达到一定礼仪标准,可以入选王侯、进爵封地、朝会王廷,也可以获得助祭周王的资格。如果射仪、射技达不到要求,甚者会降职削地,也不能入选助祭周王的行列。这种奖惩明显的激励与退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射礼文化的发展。

周代射礼分为大射、燕射、宾射、乡射等,其功能不尽相同。《周礼·冬官考工记·梓人》郑玄《注》云:“此鹄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饰侯。大射者,将祭之射也,其余有宾射、燕射。”贾公彦疏云:“云‘大射者,将祭之射也’者,《射义》说大射之事,云:‘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是将祭而射谓之大射也。其余有宾射、燕射者,礼射者有此三也。宾射,射人所掌是也,燕射,燕礼所云是也,

又《乡射记》亦云燕射之事也。其余更有乡射不言者，乡射射采侯，则亦宾射也，故不别言也。”

大射目的是择士而祭，宾射在于明君臣之义，燕射是亲故旧朋友，乡射重在明长幼之序、尊贤重德。《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贾公彦疏：“宾射之礼者，谓行燕饮之礼，乃与之射，所以申欢乐之情。”明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卷一九云：“宾射在朝而射以娱宾，燕射因燕而射以为乐，皆无择士之义。”大体而言，宾射、燕射、乡射具有鲜明的娱乐性，大射则更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即择士选官与择士助祭。需要说明的是乡射选贤使能，目的是通过选拔人才，岁献贡士，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大射择士助祭作准备。乡射前需行乡饮酒礼，大射前所行燕礼，是乡射、大射前必不可少的燕饮礼仪。就此而言，乡射前的乡饮酒礼及大射前的燕礼亦与择士助祭有关联。

明代《大明集礼》将周代射礼作了系统的归类，对其功能作了详细的区分。其“总叙”云：

古之射礼有五，一曰大射，二曰宾射，三曰燕射，四曰乡射，五曰主皮之射。大射者，天子将祭于郊庙，与助祭之诸侯、群臣射于射宫，而择其贤者，使与于祭是也。诸侯、孤卿、大夫将祀其先祖，亦以是礼而择士，均谓之大射。宾射者，诸侯朝于天子，而天子与之射于路门之外者是也。列国之君相与朝聘，及卿大夫、士私与其宾客行其射礼，亦均谓之宾射。燕射者，天子劳使臣及与其群臣饮酒而射于寝者是也。诸侯与其臣下，卿大夫、士与其家人之属燕饮而射者，亦均谓之燕射。乡射者，州长春秋以礼属其民而习射于序者是也。乡大夫以乡射之五物询众庶而射于庠，亦均谓之乡射。……主皮之射者，庶人之事，田猎分禽之射也。张兽皮而射之，无正鹄之制，主获而尚力，无礼乐之饰，故曰“礼射不主皮”，明非君子之所贵，而四射尚矣。<sup>①</sup>

今依上述资料列表，对五种射礼及其功能归类，以便观览：

大射	帝王大射	郊祀、宗庙祭祀	择士而祭 岁献贡士
	诸侯大射	祀域内山川等，宗庙祭	
	卿、大夫大射	祀先祖	
宾射	帝王朝会诸侯，射于路门之外	朝会饮乐	亲故旧朋友
	诸侯聘问往来	聘问饮乐	
	卿、大夫、士会于宾客	聚会宾客	
燕射	天子劳使臣、与群臣燕饮，射于寝	慰劳使臣及群臣饮燕	明君臣之义
	诸侯与其臣下燕饮而射之等	与臣下饮燕	
	卿大夫、士与其家人之等	与家人饮燕	亲故旧朋友
	天子、诸侯、卿、大夫大射前行燕礼	与射者饮燕	射前燕饮
乡射	州长春秋以礼属其民，射于序	与乡里饮乐	明长幼之序 择贤使能
	乡大夫以五物询众庶，射于庠		
主皮之射	庶人之事田猎，分禽之射	无礼乐之饰	主获而尚力

由此可见，乡射在春秋二季分别射于庠、序，具有取士岁贡的功能。宾射、燕射，主要是君王、诸侯、卿、大夫、士与宾客及家人燕饮娱乐。大射有逐级择士选官、岁献贡士、择士助祭的政治功能。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均饰以礼乐，是尊礼尚文的表现<sup>②</sup>。主皮之射，仅用于田猎分禽，体现崇武尚力，而不饰礼乐。

天子大射时，天子、诸侯、大夫、士人参与行射，分别以《诗经》乐歌之乐节行射仪。《礼记·射义》云：“其节，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蘋》为节，士以《采蘩》为节。《驺虞》者，乐官备也；《狸首》者，乐会时也；《采蘋》者，乐循法也；《采蘩》者，乐不失职也。是故天子以备官为节，诸侯以时会天子为节，卿大夫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故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

① 《大明集礼》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影印，第 650 册，第 101—102 页。

② 《礼记·射义》云：“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郑玄注：“选士者，先考德行，乃后决之于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长，学礼乐以饰之。”

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郑玄注：“‘乐官备’者，谓《驹虞》曰‘壹发五豝’，喻得贤者多也。‘於嗟乎《驹虞》’，叹仁人也。‘乐会时’者，谓《狸首》曰‘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乐循法’者，谓《采蘋》曰‘於以采蘋，南涧之滨’，循涧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乐不失职’者，谓《采芣》曰‘被之童童，夙夜在公’。”天子、诸侯、大夫、士分别以《驹虞》、《狸首》、《采蘋》、《采芣》四诗仪节行射，其射仪须符合四诗的乐节。

《仪礼·燕礼》主要讲射礼之前燕礼宾客。其行礼过程中会演奏《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南陔》、《白华》、《华黍》、《鱼丽》、《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芣》、《采蘋》等诗乐。云：“乐正先升……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卒，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主人洗，升，献笙于西阶上……乃闲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芣》、《采蘋》。”《记》又云：“若以乐纳宾，则宾及庭，奏《肆夏》，宾拜酒，主人答拜，而乐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乐阕。升歌《鹿鸣》，下管《新宫》，笙入三成，遂合乡乐。”

乡射时，先行乡饮酒礼。《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芣》、《采蘋》等诗乐，也进入其行礼用乐的行列。《仪礼·乡射礼》云：“乐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执越，内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阶，北面东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县中，西面。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芣》、《采蘋》。工不兴，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告于宾，乃降。”

射礼文化历史久远，助祭制度可以看作是在射礼选官的文化背景下衍生形成的。换言之，在周代获得助祭资格成为文人士夫任职选官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此而言，助祭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周代射礼礼乐文化的繁荣。周代射礼发展，经过了一个不断规范化的过程，《驹虞》、《狸首》、《采蘋》、《采芣》、《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南陔》、《白华》、《华黍》、《鱼丽》、《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关雎》、《葛覃》、《卷耳》、《鹊巢》等作品在射礼规范化过程中不断融入其中，成为助祭射礼礼仪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 四

依《毛序》、《郑笺》、《正义》，《诗经》多记君王、诸侯之事，以此施教化、厚风俗、正人伦、行美刺。诸侯、卿相、大夫、士、同姓族人，以及帝王后妃、诸侯夫人之等，参与君统祭祀体系中的助祭活动，在《诗经》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在《风》诗作品中，《周南·关雎》、《召南·采芣》分别描写了周王夫人、九嫔、世妇、御女，以及诸侯夫人协助周王后妃采择苢菜、公侯夫人自采芣菜，以奉助周王祭祀的和乐景象。《关雎》云：“参差苢菜，左右流之。”《毛传》云：“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苢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郑笺》云：“言后妃将共苢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嫔以下，皆乐后妃之事。”《正义》云：“毛以为后妃性既和谐，堪居后职，当共苢菜以事宗庙……郑以为，夫人、九嫔既不妒忌，世妇、女御，又无怨争，上下说乐，同化后妃，故于后妃将共参差之苢菜。以事宗庙之时，则嫔御之等，皆竞佐助后妃而求之。”诸侯夫人，也要参与助祭。《采芣》即描写了诸侯夫人采芣以行助祭的活动。《诗序》云：“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郑笺》云：“奉祭祀者，采芣之事也。”诗云：“于以采芣，于沼于沚。”《毛传》：“公侯夫人执芣菜以助祭，神飨德与信，不求备焉，沼沚溪涧之草，犹可以荐。王后则苢菜也。”《正义》云：“言执芣菜以助祭者，以采之，本为祭用。既言公侯夫人执芣菹，嫌王后尊，不可亲事，故因明王后则亲执苢菜也。”国君之后与诸侯夫人分别以采择苢菜、芣菜等庶物以奉祭祀，参与助祭周王的

祭祀礼仪。以理推之，公卿、大夫、士人，在庙中祀祖之时，其夫人亦参与其中，择庶物以助祭。

祭祀之礼，夫妇共之。其备祭之物，有水草之物。《礼记·祭统》：“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所以备外内之官也，官备则具备。”郑注云：“水草之菹，陆产之醢，小物备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实，美物备矣。昆虫之异，草木之实，阴阳之物备矣。”又云：“水草之菹，芹、茆之属，陆产之醢，蜃、蜾之属，天子之祭八簋。昆虫，谓温生寒死之虫也。《内则》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实，菱、芡、榛、栗。”据《关雎》、《采芣》，天子祭祀时，八簋所盛祭物中，其水草之菹即有荇菜、芣菜之属。

二南为周房中乐歌，主要写君王后妃夫人协助君王统治天下，正夫妇之义。《毛诗谱》：“风之始，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焉，故周公作乐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或谓之房中之乐者，后妃夫人侍御于其君子，女史歌之，以节义序故耳。”可以看出，《关雎》、《采芣》二诗中后妃、夫人择庶物助祭行为，是其协助君王行政事的职责之一。

在《小雅》、《大雅》作品中，也有与助祭有关的作品。《小雅·常棣》借管蔡之乱的事件，表达要团结兄弟，亲顾宗族，以兴邦举国，抵御外侮。此诗也记录了周王与助祭族人，以及后妃与助祭族妇行燕饮之事。其“俎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翕，和乐且孺”四句，言亲宗族。“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孺”四句，是说兄弟与族人燕饮堂上，后妃、夫人、宗妇与族妇燕于房中。《郑笺》云：“王与族人燕，则宗妇内宗之属亦从后于房中。”《正义》又云：“郑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礼，族人及族妇皆助，故经云：‘宗妇执两笾，宗妇赞豆。’是宗妇及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为宗子所燕，明宗妇亦主妇燕之可知也。”周代同姓封侯制度，是稳固周王统治地位的政治手段。同姓族人参与助祭，也是周王祭祀活动的重要力量。

《小雅·楚茨》是刺幽王之诗。幽王昏政，税烦赋重，田地多荒，百姓流亡，以致祭祀不飨，诗人作诗刺之。整首诗叙述古之明王祭祀时，群臣百姓助祭君王，备酒食、牛羊、俎豆、献酬、工祝、尸祭、飨神以及祭后燕饮之事。“楚楚者茨”至“以介景福”首章十二句，写百姓耕种黍稷，仓廩丰足，为助祭君王准备酒食。次章“济济跄跄”至“万寿无疆”，是说助祭者各供其职。《正义》云：“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职，爰及执爨有俯仰之容，君妇有清浊之德，俎豆肥美，献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报以多福。”又云：“毛以为，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其义济济然、跄跄然，甚皆敬慎。乃鲜絜尔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为冬烝、秋尝之祭也。”第四章“我孔熯矣”至“时万时亿”，写大祭前宾主燕礼酬酢。《正义》云：“毛以为，上三章（即一、二、三章）既言孝子助祭之人皆得其礼，为神飨报，故此承而结之。言我孝子甚能恭敬矣，其于祭祀之法，与礼仪无过差者。”第四、五章，写祭祀过程中，工祝致告，为孝子祈福，以及飨神祭毕，告尸利成，送尸礼毕。第六章写祭毕燕私，合族饮食聚乐。《正义》云：“四章言孝子恭敬无愆，尸嘏以福。五章祭事既毕，告尸利成。卒章言于祭之末，与同族燕饮。六章共述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献酬’、‘笑语’，事在祭末，当处赧辞‘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献酬是宾客之事，因说群臣助祭而言之耳。”此诗记录了百姓为助祭明王，耕种黍稷，准备酒食，祭前君王与助祭群臣，举行燕礼饮乐、祭祀行礼以及祭毕与族人燕私享乐之事。

《小雅·宾之初筵》是卫武公刺周幽王荒废政务、亲近小人、饮酒无度的作品。从另一个角度看，此诗记录了君王举行大射前，与助祭百官行燕射之礼，陈祭祀礼乐，以及祭末与百官、族人燕饮娱乐的完整过程。《正义》云：“郑以将祭而射谓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礼。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饮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乐以祭，尽章皆说祭时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与族人私燕。”诗首章八句：“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郑笺》云：“先王将祭，必射以择士。大射之礼，宾初入门，登堂即席，其趋翔威仪甚审知，言不失礼也。”这八句写百官助祭初到，饮燕行乐。“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六句，写君臣张侯，行大射之礼。诗二章：“籥舞笙鼓，乐既和奏。烝罔烈祖，以洽百礼。百礼既至，有壬有林。锡尔纯嘏，子孙其湛。其湛曰乐，各奏尔能。宾载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尔时。”



此章主要写君王祭祀时，奏乐行祭。诗三章：“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仙仙。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曰既醉止，威仪怱怱。是曰既醉，不知其秩。”《郑笺》云：“此复言初筵者，既祭，王与族人燕之筵也。王与族人燕，以异姓为宾。”此章是说祭祀完毕，君王百官旅酬饮酒。诗四章：“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傴傴。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饮酒孔嘉，维其令仪。”是写无筭乐之后，君臣自由行酒，不依礼仪的情态。诗末章“凡此饮酒”至“矧敢多又”，写武公针对醉酒风俗之弊，设酒禁令，归于美刺。纵观整首诗，详尽描写了诸侯百官助祭时，初至王廷，君王射前行燕，大射择士，祭祀陈乐，至祭末燕饮娱乐的过程。

《小雅·鹿鸣之什》多为燕乐所用。如《鹿鸣》是燕群臣嘉宾，《四牡》是劳使臣之来，《伐木》是燕朋友故旧，《皇皇者华》是遣使臣而送之，《天保》是下报上，《采芣》是遣戍役，《出车》是劳还率，《杕杜》是劳还役，《鱼丽》是美万物盛多能备礼。以上诸诗，即是周王举行燕享群臣嘉宾、劳使臣之来等礼仪动时，行燕乐所用。《常棣》是《鹿鸣之什》第三首，毛序云：“燕兄弟也。”其诗表现周王燕乐助祭兄弟及族亲，反映了此诗用于燕乐的礼仪功能。《谷风之什》、《甫田之什》多为美刺之诗，是“变小雅”之作。《楚茨》、《宾之初筵》分属二者，其写助祭之事，是以美刺时王。《楚茨》通过描写前王助祭之盛，刺幽王时税烦赋重，祭祀不飨。《宾之初筵》写助祭行燕，礼仪无度，以刺幽王醉酒行乐，荒于政事。由此来看，《常棣》、《楚茨》、《宾之初筵》三首作品，前者表现了助祭行燕乐，后两者则以助祭行美刺，虽同是对助祭行为的描写，却体现了诗作品不同的礼仪功能。

《大雅·文王》也是一首赞美文王德行的乐歌。诗云：“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黻。”《郑笺》云：“云殷之臣壮美而敏，来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强。”这几句诗即描写了殷朝遗民助祭文王宗庙的情形。

《大雅·棫朴》云：“芾芾棫朴，薪之樵之。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首四句描写了文王祭祀天帝前，诸臣、卿士助王积薪，以供事燎祭。后四句写帝王行裸礼之时，诸臣卿士奉璋亚裸助王。《正义》云：“郑以此章说宗庙之祭，贤臣取之。言济济然其临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时，亲执圭瓚以裸。其左右之臣，助之而亚裸。奉璋亚裸之时，容仪峨峨然甚得其礼。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

《大雅·思齐》是赞扬文王有圣德的作品。文王生有贤母，及行政事，能咨嗟百官；治家能刑于寡妻，和顺兄弟；祭祀宗庙，能使百官助祭，恭敬得宜。诗云：“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闻亦式，不谏亦人。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斁，誉髦斯士。”其“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二句描写了文王祭祀宗庙时，诸侯百官助祭时恭敬肃穆的情状。《郑笺》云：“群臣助文王养老则尚和，助祭于庙则尚敬，言得礼之宜。”“不闻亦式，不谏亦人”二句是说不能显达者，如有孝悌之行，文王也能让他们助祭周王宗庙。《郑笺》云：“文王之祀于宗庙，有仁义之行而不闻达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谏争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备也。”《正义》云：“郑以为，文王之在宗庙，其群臣有仁义之行而不闻达者，亦得用之以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谏净者，亦得使之以入庙，是其使人不求备，乐成长也。文王之祭宗庙，取人如此，故闻其化者莫不自励。故今已长而成人者，谓其大夫士等，皆已有成德矣。”“古之人无斁，誉髦斯士”二句，是说大夫、士之子为助祭所化，亦成厚德。《正义》云：“《笺》以此为助祭所化，则成人者，助祭之人，故为大夫、士也。小子是后生未成之名，故以为子弟，谓大夫之家子弟也。以其因祭而化，故为皆有厚德。”

《文王》、《棫朴》、《思齐》为《大雅·文王之什》其中三篇，均为“正大雅”。正大雅的主要功能是叙周王事迹，称扬赞其美德。《正义》云：“据盛隆之时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国之大事，故为正大雅焉。”《文王》、《棫朴》、《思齐》正是通过诸侯、王士纷纷助祭周王之事，来表现周王圣德。

《周颂·清庙》极力描绘了百官群臣助祭周公祭祀文王的盛况。诗云：“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

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郑笺》云：“周公之祭清庙也，其礼仪敬且和，又诸侯有光明著见之德者来助祭。”又云：“诸侯与众士，于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来，在庙中助祭。”整首诗除首句“於穆清庙”外，其他均为描写诸侯百官助祭景象。明丘濬《大学衍义补·秩祭祀》卷五八“宗庙飨祀之礼上”条云：“是诗惟一句说庙，首一句之外，皆就助祭者言，虽不言文王之文，而文王之所以为文，隐然自见于雍肃显相、对越奔走之间。”

《周颂·雍》记录了周公、成王于太庙禘祭文王之事。诗云：“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於荐广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绥予孝子。宣哲维人，文武维后。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正义》云：“《雍》者，禘大祖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太平之时，禘祭太祖之庙。诗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太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为此歌焉。经言祭祀文王，诸侯来助，神明安爰，孝子爱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诗篇不长，此首六句描写了成王行祭时诸侯百官助祭于庙，其余诗句是祈愿文王神灵佑护天下之辞。《郑笺》云：“有是来时雍雍然，既至止而肃肃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与诸侯也，天子是时则穆穆然。于进大牡之牲，百辟与诸侯又助我陈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欢心。”《正义》云：“助祭事者，维为国君之诸公，于是时天子之容则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宾主各得其宜。又指言助祭之事，于我天子荐进大牡之牲，其时辟公助祭，陈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欢心。”

《周颂·载见》是记录周王摄政七年，归政成王，诸侯朝会于成王，并助祭成王于武王庙的乐歌。诗前四句“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旂阳阳，和铃央央”，是赞美诸侯百官助祭武王庙之事。《正义》云：“经言诸侯来朝，车服有法，助祭得福，皆为见庙而言，故举见庙以总之。案经义，‘见辟王’谓见成王也。又言‘率见昭考’，乃是见于武王之庙。今《序》唯言始见于武王庙，不言始见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主意于见庙。”

《周颂·烈文》、《臣工》、《振鹭》三首诗，被认为是明确记录助祭的乐歌。《诗序》云：

《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

《郑笺》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礼，祭于祖考，告嗣位也。”《正义》云：“《烈文》诗者，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之乐歌也。谓周公居摄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岁首，即此为君之政，于是用朝享之礼祭于祖考者，有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诗人述其戒辞，而为此歌焉。”据《诗序》及《郑笺》，《烈文》诗是周成王执政时，朝会诸侯，祭祀宗庙，诗人以周公口吻告诫成王之辞。前四句“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盛誉周之诸侯朝会助祭，福佑周王的统治。接下来均为告诫之辞：“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这几句诗是诗人以周公的口吻，告诫成王不忘先王品德功业，以身作则，勤政爱民。

《周颂·臣工》是周成王时的作品，主要是说周成王春天朝会，诸侯、群臣、宗族助祭宗庙。《诗序》云：

诸侯助祭，遭于庙也。

《正义》云：“《臣工》诗者，诸侯助祭，遭于庙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之时，诸侯以礼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毕将归，天子戒敕而遭之于庙。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诸侯来朝，行朝享之礼已终，天子飧食燕赐之事又毕，唯待祭讫而去。故于祭之末，因在庙中遭之。经陈戒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车右，令及时劝农。天子宾敬诸侯，不敕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诸侯，是其遭之事也。此诸侯助祭，是下土诸侯自外来也。”此诗写周成王时诸侯春天朝会助祭，助祭礼毕，周王燕飧群臣，诸侯将归，诗人以周王语气敕诫诸侯、群臣及族人。诗云“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釐尔成，来咨来茹”，这四句告诫诸侯及群臣百官，要勤勉公务，谨守周王成法，并多加调查商讨国家政务。下四句“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是叮嘱农官，在暮春之时，为收获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於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四句，盛赞今年农作物会有大的丰收。末尾三句“命我众人，庀乃钱镈，奄观铎艾”，是诫说百官要准备好农具，及时收获。

《周颂·振鹭》主要是叙述夏与殷之后裔，朝会并助祭周王。一说是赞美殷的后人微子朝会助祭之

事。《诗序》云：

二王之后来助祭也。

《郑笺》云：“二王，夏、殷也。其后，杞也、宋也。”《正义》云：“《振鹭》诗者，二王之后来助祭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之时，已致太平，诸侯助祭。二王之后亦在其中，能尽礼备仪，尊崇王室，故诗人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天子之祭，诸侯皆助。独美二王之后来助祭者，以先代之后，一旦事人，自非圣德服之，则彼情未适。今二王之后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时王，故能尽礼。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颂之。”夏与殷均为周所灭，其后代分别受封于杞、宋。周公、成王之时，诸侯来朝助祭，夏与殷之后裔，亦来周助周王行祭礼。这首诗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赞颂殷商后代品德高尚，为国人尊崇。二是通过殷商后代朝会于周，助祭周王宗庙，赞颂周王德行高远，光明伟大，既为人远服，也为前朝后人拥戴。

《周颂·有瞽》：“我客戾止，永观厥成。”《郑笺》云：“我客，二王之后也。”这二句被认为是成王举行大禘之礼，合诸乐于太庙时，微子以客礼助祭之事。《周颂·有客》也记叙微子朝会助祭这件事。有人认为，此诗是微子助祭燕飧礼毕，周王为微子饯行，诗人作乐歌，以颂此事。《诗序》云：“有客微子，来见祖庙也。”《郑笺》云：“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代殷后，既受命来朝而见也。”《正义》云：“《有客》诗者，微子来见于祖庙之乐歌也。谓周公摄政二年，杀武庚，命微子代为殷后，乃来朝而见于周之祖庙。诗人因其来见，述其美德，而为此歌焉。经之所陈，皆说微子之美。虽因见庙而歌，其意不美在庙，故经无庙事。为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为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见于祖庙，必是助祭。”此诗又云：“言绊其马，意各殷勤。言授鞶之，以鞶其马。薄言追之，左右绥之。”微子德行，令周人赞美，这几句写周人极力挽留微子，不想让他离开的情景。一是说明周人尊德尚贤，二是表达在周王德行美政的感召下，昔日对抗者亦受感化成为贤者，旨在赞美周王德行高远。

《商颂·那》是祀成汤乐歌，诗中也提到有嘉客助祭成汤之事。诗云：“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郑笺》云：“嘉客，谓二王后及诸侯来助祭者。我客之来助祭者，亦不说怿乎。言说怿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礼，礼非专于今也。其礼仪温温然恭敬，执事荐饌则又敬也。”《正义》云：“毛以为，成汤崩后，祀于其庙。诗人美汤功业，述而叹之曰：猗与，汤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护》乐，植立我殷家鞶与鼓也。既立一代之乐，用之以祭其先。……于此之时，有王者之后及诸侯来助汤祭，我有嘉善之宾客矣。其助祭也，岂亦不夷悦而怿乐乎！言其夷悦而怿乐也。此助祭之法，乃从上古，在于昔代先王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礼，非专于今，故此嘉客依礼来助祭，其仪温温然而恭敬，早朝乡夕在于宾位，其执事荐饌则有恭敬。此嘉客所以来顾念我此烝、尝之时祭者，正以汤为人之子孙，亦有显大之德所致也。以汤能制作礼乐，善为子孙，嘉客助祭，鬼神降福，故陈其功德以歌颂之也。”依《正义》所言，助祭之礼，殷商有之，但是文献阙如，其助祭详制，还有待考之。

《商颂·烈祖》是祀商中宗乐歌。中宗为汤之玄孙，曾极力复兴殷道，兴礼修乐，既行祭祀，诸侯助祭。中宗崩驾，子孙祀之，诗人作颂美其事。《正义》云：“《烈祖》诗者，祀中宗之乐歌也。谓中宗既崩之后，子孙祀之。诗人述中宗之德，陈其祭时之事而作此歌焉。经称成汤王有天下，中宗承而兴之，诸侯助祭，神明降福，皆是祀时之事，故言祀以总之。”

首六句是写诸侯和顺，尽职服事，助祭时恭肃敬戒，诗人美之。诗云：“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鬯假无言，时靡有争。绥我眉寿，黄耇无疆。”《郑笺》云：“和羹者，五味调，腥熟得节，食之于人性安和，喻诸侯有和顺之德也。我既裸献，神灵来至，亦复由有和顺之诸侯来助祭也。其在庙中既恭肃敬戒矣，既齐立平列矣，至于设荐进俎，又总升堂而齐一，皆服其职，劝其事，寂然无言语者，无争讼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灵用之故，安我以寿考之福，归美焉。”又云：“约軹错衡，八鸾鸣鸣。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将。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飧，降福无疆。”此八句赞誉助祭诸侯车服华美，助祭得礼，天赐丰年，受神福佑。《郑笺》云：“诸侯来助祭者，乘篆轂金饰错衡之车，驾四马，其鸾鸣鸣然声和。言车服之得其正也。以此来朝，升堂献其国之所有，于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万国之欢心也。

天于是下平安之福，使年丰。”又云：“诸侯助祭者来升堂，来献酒，神灵又下与我久长之福也。”《正义》云：“既言在庙助祭，又本其初来之时，所乘之车，以朱篆约其长轂之轹，以采饰错置于衡之上，其八鸾之声则锵锵然。以其大礼而来，以献国之所有，于我殷王受其政教之命。至祭祀之时，又溥来助祭。由此得万国之欢心，故从天下平安之福，故获得丰年穰穰然而每物丰多也。”又云：“下句‘约轹错衡’，诸侯来朝之事，无言无争，又美助祭之人，故知亦有和羹，谓诸侯对朝廷群臣而称‘亦’也。《释诂》假为‘升’，故《易传》以醴假为‘设荐进俎’之时，诸侯总集而升堂齐一也。神之降福，自祭之得礼，非独为助祭者也。而云‘神灵用是之故，安我以寿考之福’者，善其助祭得礼，故归美焉。”

《商颂·玄鸟》为美商王武丁乐歌。诗云：“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糒是承。”其后二句，描写了诸侯乘墨车，建龙旗，奉黍稷助祭武丁。《正义》云：“言以‘大糒是承’，谓奉承助祭，祭之粢盛唯黍稷耳。‘糒’字从‘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诸侯建龙旗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之。殷礼既亡，无可案据。若以周法言之，则谓诸侯乘墨车，建龙旗，入天子之门。至祭时，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据《郑笺》、《孔疏》，《商颂·那》、《烈祖》、《玄鸟》三首，均有描写商时诸侯助祭之事。由此知，助祭之制至晚在商代既已存在，这三首乐歌可以看作是描述商代助祭活动的遗存。

《颂》诗作品主用于祭祀。上述作品，就详细地描写了临祭及祭祀过程中，诸王群臣助祭的情景。《风》诗中的《关雎》、《采芣》主要写王后、夫人择庶物助祭，《小雅·常棣》表现兄弟族亲助祭燕饮，《楚茨》、《宾之初筵》以助祭之事行美刺。《大雅·文王》、《棫朴》、《思齐》主要称颂周王美德，使人思慕助祭。由此来看，以上作品中对助祭行为，分别体现并强调了房中乐、《小雅》、“变小雅”、“正大雅”及《颂》诗作品的礼仪功能。

总上而言，两周时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助祭制度。在君统祭祀体系下，诸侯、百官、族人参与助祭周王祭祀天地、宗庙的重大礼仪，君王群后、诸侯夫人、大夫世妇、士妻参与宗庙助祭。君王、诸侯王为主祭者，其他与祭人员为助祭者。在宗族祭祀体系中，宗子为主祭者，其支子、庶子、族人、宗妇为助祭者。君统体系下的助祭制度，对助祭人员的选拔、服饰、礼仪、贡职及行礼位次都作了较明确的规定。周王通过乡射选贤、大射择士，公开选拔参与助祭礼仪的诸侯、卿相、士夫，助祭制度成为推动周代以射礼为中心的礼乐文明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同时，获得参与助祭周王的资格，也成为诸侯、卿、大夫、士人增益领地、进爵受封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射礼体制不断完善以及周王择士助祭的政治背景下，《驹虞》、《狸首》、《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南陔》、《白华》、《华黍》、《鱼丽》、《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芣》、《采蘋》诸作品，在射礼“饰以礼乐”的规范化过程中，逐渐进入了乡射岁献贡士、大射择士助祭的射礼体制。《关雎》、《采芣》、《宾之初筵》、《楚茨》、《常棣》、《文王》、《棫朴》、《思齐》、《清庙》、《有瞽》、《雍》、《载见》、《有客》等作品，描写了诸侯、百官、族人、群后及诸侯夫人助祭周王的情况，也出现了以《烈文》、《振鹭》、《臣工》等为代表的专门表现助祭题材的乐歌。据《毛序》、《郑笺》、《正义》，《商颂·那》、《烈祖》、《玄鸟》三首诗记录了商代诸侯百官助祭的礼仪活动。从诗的功能角度看，《关雎》、《采芣》写后妃、夫人择庶物助祭；《小雅·常棣》写燕饮族亲兄弟；《楚茨》、《宾之初筵》写祭祀前后的燕饮之事，借助祭之事行美刺；《大雅·文王》、《棫朴》、《思齐》主要赞扬周王之德，使人思慕助祭；《清庙》、《有瞽》、《雍》、《载见》、《有客》、《烈文》、《振鹭》、《臣工》等《颂》诗作品，则主要描述临祭及祭祀过程中的情景。上述作品中对助祭行为的描写，分别体现了诗作品中房中乐、《小雅》、“变小雅”、“正大雅”及《颂》诗的礼仪功能。总上而言，两周助祭制度不仅推动了周代射礼礼仪文化的发展，完善了择士选官的政治体制，也丰富了上古乐歌的题材形式和创作内容。

〔作者简介〕许继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发表过论文《论〈汉书·艺文志〉所载汉代歌诗的渊源》。